



据 1927 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

泽泻集

周作人 著

至于书名泽泻，那也别无深意。

——并不一定用《楚辞》的“薜荔兮以
豹鞬兮”的意思，

不过因为喜欢这种小草，
所以用作书名罢了。



上

海
三
月
青

泽泻集

周作人 著



上海三聯書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泽泻集 / 周作人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9.6

ISBN 978-7-5426-6520-1

I. ①泽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34662号

泽泻集

著 者 / 周作人

责任编辑 /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李书雅

装帧设计 / 微言视觉 |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朱 鑫 王文洁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座6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40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9年6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69千字

图 片 / 16幅

印 张 / 3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520-1 / I·1465

定 价 / 36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出版说明

1927年周作人计划编辑一套丛书，即《苦雨斋小书》。《泽泻集》作为“苦雨斋小书之三”，于1927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初版的《苦雨斋小书》均为毛边本。

初版《泽泻集》除周作人自撰序外，共收文章二十一篇。虽谓“小书”，却不乏名篇，如《苍蝇》《故乡的野菜》《吃茶》《乌篷船》《苦雨》《死法》等。周作人于序言中已经表明，这些文章“自己觉得比较中意，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”，并因喜欢“泽泻”这种小草，便将其作为书名。

1987年，岳麓出版社再版单行本《泽泻集》，并于同年出版《自己的园地》《雨天的书》《泽泻集》合集。

1994年，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。

2002年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《泽泻集》《过去的生命》合集。

2011年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《泽泻集》《过去的生命》合集。

周作人作品版本众多，各有优长。本版《泽泻集》为求更切近作者之旨意，以“周作人自编文集原本选印”为原则，篇目依周作人“自编”目录整理编排，以北新书局 1927 年初版为底本，同时以流行版本互为印证，以求“正本溯源”。

同时，本版依据内文中提及的原则插图，主要为周作人文中提及的人、事、物、关联场景等，共计 16 幅，如俞平伯重刊《陶庵梦忆》扉页，及周氏为此版《陶庵梦忆》所撰序言之书影（片段）；沈尹默于 1930 年代赠周作人《苦雨斋》横幅等。

我们努力呈现最好的版本给读者诸君，唯能力时间有限，错误在所难免，也欢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。

周作人作品出版编辑部

2019 年 3 月

目 录

001	/	序
005	/	苍 蝇
010	/	《镜花缘》
016	/	《雨天的书》序
018	/	《陶庵梦忆》序
024	/	故乡的野菜
030	/	北京的茶食
032	/	吃 茶
037	/	谈 酒
043	/	乌篷船
048	/	苦 雨
054	/	爱罗先珂君

064	/	死之默想
068	/	唁 辞
072	/	死 法
077	/	心 中
085	/	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
090	/	新中国的女子
098	/	碰 伤
102	/	吃烈士
104	/	闲话四则
110	/	钢枪趣味

序

近几年来我才学写文章，但是成绩不很佳。因为出身贫贱，幼时没有好好地读过书，后来所学的本业又与文学完全无缘，想来写什么批评文字，非但是身份不相应，也实在是徒劳的事。这个自觉却是不久就得到，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，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，便已满足，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。有友人问及，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，我惭愧无以应，但是转侧一想，虽然够不上说好，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，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，也还有三五篇，现在便把他搜集起来，作为“苦雨斋小书”之一。戈尔特堡（Isaac Goldberg）批评蔼理斯（Havelock Ellis）说，

* 1927年8月20日刊《语丝》。

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，这句话说得最妙：并不是我想援葛理斯以自重，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。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。

至于书名泽泻，那也别无深意，——并不一定用《楚辞》的“筐泽泻以豹鞞兮”的意思，不过因为喜欢这种小草，所以用作书名罢了。在日本的“纹章”里也有泽泻，现在就借用这个图案放在卷首。

十六年八月七日，于北京



《泽泻集》初版书影。



《泽泻集》初版卷首所用纹章。

苍 蝇

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，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。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，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苍蝇，——苍蝇共有三种，饭苍蝇太小，麻苍蝇有蛆太脏，只有金苍蝇可用。金苍蝇即青蝇，小儿谜中所谓“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”者是也。我们把他捉来，摘一片月季花的叶，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，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，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，标题云“苍蝇玩物”，即是同一的用意。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，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，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，名曰“嬉棍”；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，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

* 1924年7月13日刊《晨报副镌》。

纸乱飞，很是好看。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，用快剪将头切下，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。希腊路吉亚诺思（Lucianus）的《苍蝇颂》中说，“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，也能生活好些时光”，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。

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，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，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。三年前卧病在医院时曾作有一首诗，后半云：

大小一切的苍蝇们，
美和生命的破坏者，
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，
我诅咒你的全灭，
用了人力以外的，
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。

但是实际上最可恶的还是他的别一种坏癖气，便是喜欢在人家的颜面手脚上乱爬乱舔，古人虽美其名曰“吸美”，在被吸者却是极不愉快的事。希腊有一篇传说说明这个缘起，颇有趣味。据说苍蝇本来是一个处女，名叫默亚（Muia），很是美丽，不过太喜欢说话。她也爱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（Endymion），当他睡着的时

候，她总还是和他讲话或唱歌，弄得他不能安息，因此月神发怒，使她变成苍蝇。以后她还是记念着恩迭米盎，不肯叫人家安睡，尤其是喜欢搅扰年青的人。

苍蝇的固执与大胆，引起好些人的赞叹。荷美洛思（Homeros）在史诗中尝比勇士于苍蝇，他说，虽然你赶他去，他总不肯离开你，一定要叮你一口方才罢休。又有诗人云，那小苍蝇极勇敢地跳在人的肢体上，渴欲饮血，战士却躲避敌人的刀锋，真可羞了。我们侥幸不大遇见渴血的勇士，但勇敢地攻上来舐我们的头的却常常遇到。法勃耳（Fabre）的《昆虫记》里说有一种蝇，乘土蜂负虫入穴之时，下卵于虫内，后来蝇卵先出，把死虫和蜂卵一并吃下去。他说这种蝇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红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袭击旅人，但是他的强悍敏捷的确也可佩服，倘使希腊人知道，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（Odysseus）一流的狡狴英雄罢。

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似乎没有什么反感。《诗经》里说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岂弟君子，无信谗言。”又云：“匪鸡则鸣，苍蝇之声。”据陆农师说，青蝇善乱色，苍蝇善乱声，所以是这样说法。传说里的苍蝇，即使不是特殊良善，总之决不比别的昆虫更为卑恶。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，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，但很能表出温暖热闹的境界。小林一茶更为奇特，他同圣芳

济一样，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，苍蝇当然也是其一。检阅他的俳句选集，咏蝇的诗有二十首之多，今举两首以见一斑。一云：

笠上的苍蝇，比我更早地飞进去了。

这诗有题曰“归庵”。又一首云：

不要打哪，
苍蝇搓他的手，
搓他的脚呢。

我读这一句，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，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，所以也是无法，《埤雅》云，“蝇好交其前足，有绞绳之象，……亦好交其后足”，这个描写正可作前句的注解。又绍兴小儿谜语歌云：

像乌缸豆格乌，
像乌缸豆格粗，
堂前当中央，
坐得拉胡须。

也是指这个现象。（格犹云“的”，坐得即“坐着”之意。）

据路吉亚诺思说，古代有一个女诗人，慧而美，名叫默亚，又有一个名妓也以此为名，所以滑稽诗人有句云：“默亚咬他直达他的心房。”中国人虽然永久与苍蝇同桌吃饭，却没有人拿苍蝇作为名字，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为诨名而已。

十三年，七月

《镜花缘》

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，在二十年前已经故去了，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，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。他当然仍教子弟作诗文，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，尤其是奖励读小说，以为最能使人“通”，等到通了之后，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。他所保举的小说，是《西游记》《镜花缘》《儒林外史》这几种，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。（以前也曾念过“四子全书”，不过那只是“念”罢了。）

我幼年时候所最喜欢的是《镜花缘》。林之洋的冒险，大家都是赏识的，但是我所爱的是多九公，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。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，

* 1923年3月31日刊《晨报副镌》。